

7

拳击铃暴怒而激烈地震响着，Dirk不得不用手指塞住一侧的耳朵才能嘈杂的嘘声和被扔向舞台的水桶雨中听见Rose的话。此情此景令他恼火，于是他向观众席比了一根中指，然后纵身跳出了比赛台的绳圈。在惯例的赛后暴乱达到高潮之前离场永远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站到最后的机器人捞起了昏迷的Jake，将他公主抱在胸前，撞破屋顶飞了出去。

电话另一端的Rose向他汇报正在上演的剧目。

**ROSE:与其将之描述为什么正在上演，不如改口称之为什么正在沉落。问题的答案一如既往，你我皆知：我。**

**ROSE: 我的意思是物理与哲学的双重层面，顺便提醒。**

**DIRK: 你正在哲学层面沉落？**

**ROSE: 对。**

**DIRK: 我拿不准你的意思。**

**ROSE: 它还能不是什么意思，Dirk。**

**DIRK: 看到祖传的戏剧性时隔多年依然生动地活跃在我的黏液后代身上我分外欣慰。**

**ROSE: 请不要打岔。这很严峻，我必须用上我能够调集的全部能量来支持这样一段高度独白化的相关事实的传输。**

**DIRK: 了解。原谅我过于不正经地短暂插入了你发起的对话。请继续。**

**ROSE: 谢谢。**

**ROSE: 言归正传，眼下的问题在于我的“状态”，对此你也应该已经相当熟悉。**

**ROSE: 我花了很大力气寻找既能向你通报又不至过度引发你的警觉的办法，因你的警觉毫无疑问将触发你专横地替我“解决问题”的倾向，而我以当前状态承受不来。**

**ROSE: 迄今，我已经几近无力抬起手腕与额头齐平来彰显我的衰弱。你的狗屎烂蛋是将我从公寓的玻璃窗里击出的那片重逾千钧的羽毛。**

**DIRK: 这条消息令我不适，毫无疑问。但你可以放心，你的病弱显然还未侵蚀你的声带，这足以让我感到慰藉。**

**ROSE: 知道了吗，Dirk？这句话显然是我今天完全不需要从你口中听到的狗屎烂蛋之一。**

**DIRK: 对不起。**

**ROSE: 底线已被画下。**

**ROSE: 我正在上升。它糟透了。**

Rose调整了一下她在沙发上的躺姿，换上准备与他人分享一个共同友人的最新八卦的肢体语言。此处语境中的共同友人是她饱受煎熬的灵魂。

**ROSE: 多年来对光明之先知的能力的精炼以趋于无限的预见力诅咒着我。后正典世界中的生活侵蚀了将一切注死时间线的记忆与经历隔绝于我的原初意识之外的挡板，而那些本该在旅途中随着遗忘被丢弃。**

**ROSE: 随着我对我的终极自我的认识日渐深刻，我无法阻止残余知识的入侵。那些更为不幸的平行人格的经历一刻不停地以幻象折磨着我，此外还有我们的存在经拓展后的元文本本质。**

**ROSE: 我日益趋于领悟叙事的完整图景。**

**ROSE: 然而，我却依然囿于这具躯壳的局限。这压力太过庞大，我有限的神经元已不能承担。**

**ROSE: 将我的神志维系在相关的事件上已经耗尽了我的全部体能，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在逐渐丧失判断正典相关性的能力，真实性与本源性亦如是。**

**ROSE: 就是这一切令我变得巨他妈病弱。**

**DIRK: 哦。说完了？**

**ROSE: ……**

**DIRK: 好的，本着全面披露的精神，**

**DIRK: 我也一样。**

电话另一端的Rose沉默了一段时间。Dirk能够从她轻浅的呼吸中听出她呼吸得有多辛苦。她用鼻腔发出了一声短促而干枯的讪笑。

**ROSE: 认真吗？**

**ROSE: 这就是你能给出的最热切的回答？**

**DIRK: 当然不是。能够承载我更热切的回应的炽热气氛的容器还没有被建造出来，更枉论最热切的。**

**DIRK: 而且这也并非回答。这是一种指向我值得怜悯的、遭受了相似的全知全能之祸的后代的共情与认可。**

**DIRK: 我们遭遇的苦难是相通的，Rose。**

接下来的一连几个心跳都在二人的沉默中流逝，她需要时间来消化他的认可。

**ROSE: 我们？**

**DIRK: 当然。**

**ROSE: 在我听来你应该一点儿也没在受苦。**

**DIRK: 好吧，我确实没。**

**DIRK: 我想我的用词可能不够正确。你因为全知全能而遭受苦难。而我在适应改变。**

**DIRK: 我已经适应了，彻底的。**

**ROSE: 你本来计划什么时候告诉我这个消息？**

**DIRK: 在你做好准备的时候。**

**ROSE: 然后你的判断是在所有可选的时间段里我偏偏在这时准备好了接收这个极度重要的消息？**

**ROSE: 现在和其他一切你能够选择的时间段有何不同？**

**ROSE: 你一直在等待我的状态恶化到不可忍受的极点以至于我不得不向你解释在我身上总共发生过什么的这一天？**

**ROSE: 你，本质上，是否在等待我发出求助的哭喊？**

**DIRK: 哇哦。哈，如果你硬要这么说的话，会让我显得非常烂人。**

**DIRK: 不过，我想这么说离现实也不算太远。**

**ROSE: 难以置信。**

**DIRK: 听着，这不是一件应该让你如此轻率地投向他人的怀抱的事。**

**DIRK: “嘿伙计，我跟你说，聚拢我的意识的边界正在溃散，我已经知道几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和任何事了。”**

**DIRK: “而且这个过程本应撕裂我的身体，我却非常成功地适应了它。无论如何还是感谢你的关心。”**

**DIRK: “总而言之，你大可认为我会让你随时跟进第一手的消息。利用我不可理喻的大脑及一切。到此为止。”**

**ROSE: 够了。你这家伙守口如瓶。这可不是什么新闻。**

**ROSE: 我没有生你的气，我只是……**

**ROSE: 非常困惑。**

**ROSE: 为何你没有承受我所经历的苦痛？**

**DIRK: 我们今后还会有时间对这一切做出解释的。**

**DIRK: 无论我在向你隐瞒这一事实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何等的冷漠，我还是有把你的利益放在心上。我不想让你在这通电话里耗尽力气。**

**DIRK: 我还有很多话可以说，但它们可以等待。**

**DIRK: 就今天而言，我只会告诉你，我已经在一些时日前发觉了你遇到的问题，并且一直在设计一种在永久性解除病痛的同时保留意识扩张给你带来的益处的解决方案。**

**ROSE: 真的？**

**ROSE: 什么方案？**

**DIRK: 我很想告诉你答案，但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做。为什么不过会儿到我的工作室来一趟呢，这样我们就可以面对面地推敲这团狗屎烂蛋了。**

**DIRK: 但现在，你必须休息。**

**ROSE: 事实上，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一反常态的精神焕发。我认为我的状态很适合接受更多阐述，如果你打算阐述。**

**DIRK: 对此我完全不感到惊讶。但我不会说。**

**ROSE: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机是不是不太合适？**

**DIRK: 不，但选举就要开始了，我将要任职的政治运营工作毫无疑问将严重地影响人类的命运。**

**ROSE: 我知道了。一环扣一环，是吗？**

**DIRK: 轮环无时不在。轮环无处不在。**

**DIRK: 历史的车轮不属于你我。它没有主人，也没有设计者，但却拥有监护者。**

**DIRK: 若无人给整架机构以润滑，轮环从不会自行运转。**

**ROSE: 认识到自己是现实本身的唯一机修工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DIRK: 这是诅咒，但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

**DIRK: 节约你的体力。等到你能够承受得住，再到我的工作室来。**

**DIRK: 再见。**

Dirk不等Rose回答便挂断了电话。他扭动脖子，摘下墨镜，以便更好地欣赏日落处的火烧云——紫色与橙色在地平线上完美地交融。

她对他的评价是正确的，他心想。他的外胚生物学女儿认为她拥有一双灵巧的艺术家之手，因而天生懂得如何施加温柔的推拉影响，但Dirk知道他自己的方式是机械化的，就像工程师那样。他的能力不包含适应与阐释。每一个元件都有其目的、有其插槽，有其连锁的机制。排除整体之后，一切元件的机能都将失去意义。

Dirk对这场格外精明的自我反省十分满意，他惊叹地飞向天空。

> ==>